守住年味

□ 李丽琴

一

回老家的第二天是小年。

小年是北方朋友说的，但小年所表达的意味同样是滇西北老家年味的一种。老家人的白族语里不说小年，只牢牢记住过年前要选一个日子来扫尘。北方朋友的小年是指腊月二十三这一天，但我们显然不止这一天，也不具体指哪一个日子，只说腊月二十三四开始，要抽一天日子扫干净房檐屋角的尘埃。

母亲扫尘，总是戴着斗笠，她用一根长竹竿绑上老家特有的竹扫把（有时候干脆从门外砍一根竹子，把中下部分削平滑，用顶端部分）去扫高高的房檐椽子。她做起这些事总是很利索，唰唰唰唰就把炊烟熏在房屋上那些墨一样的尘埃蛛网扫去，再一点点把楼上楼下彻底清扫，老家房屋多，通常是一天半天下来，她才把家里家外打扫清爽，那是个不轻松的活儿，仰着头扫的过程非常折磨人的脖子，但母亲总是很痛快惬意的样子。

母亲扫尘的同时，也扫走了光阴，时光在她的笤帚下悄然流逝，一年一年，送冬迎春，从容不迫。她老了不再扫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每年扫尘了。

和母亲不一样的是，她坚守在老家的炊烟里，每天让炊烟在瓦楞中升起，心甘情愿，不离不弃，而我们常年在外，每年只回老家几次，过了年又匆匆离开。

母亲扫尘很少让我们参与，也很少跟我们讲一些有意义的解释，好像很肯定我们长大了自然会继承这一项她看起来很重要的大事，我们小时候就通常在一边写作业一边看她打扫。但我扫尘时候孩子们经常参与，她们有时递过来一顶报纸叠的、画着小兔子的圆锥形帽子，还会忙前忙后参与清扫和给花木贴红纸条，让这项事情变得更加有趣。2016年小年，我忽然不如母亲自信了，逐渐脱离乡村的年轻人，已经不再把扫尘当成一件大事。

扫尘，是年味的一种，更是一种健康的民俗。我们要扫去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尘垢，更要扫去心里的尘埃，灶王爷的记事簿只是传说，让我们的言行经得起天地的检阅才是真理。若干年后我也会老去，希望他们这一代人会和我们一样自觉自愿去传承民俗，懂得这是一种文化并去尊重和传承。

二

过年，离不开说神佛。

我们提神佛，是指我们要去敬祭的寺庙，这些寺庙里有很多神佛，比如我们每年必去的一个叫分江神庙的寺庙里有城隍、本主、菩萨、财神、龙王、山神土地等等数十尊神佛像，这些神佛在春节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贵，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要去寺庙里举行一些敬祭仪式活动，杀鸡，煮肉，然后加上干果、水果、饴糖……一一敬过神佛后就在寺庙里（或周围）大吃大喝。

这是在我们心底根深蒂固的一种年味。

事实上，拜佛祭祀是很多地方过年的活动之一，祭祀的意义在于尊重民俗文化和自省自律，我的家乡也完全可以创造出一种干净清爽的祭祀环境，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在其中了解我们的本主和城隍，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，并懂得尊重和敬畏。

我始终相信，虔诚加文明，才把年味传承得更好。

我期待一种新的改变。

三

汤圆、粉蒸鱼、猪头猪尾……每一年春节，我们都竭尽全力要吃尽这些象征着圆满、富余、始终、长久等等意义的菜蔬佳肴。癸巳年，甲午年，乙未年，旧的一年刚送别，马上又进入新的一年。梅树在一次次的花开花谢中变粗变老，人也在这一年年送旧迎新中长大和老去。丙申年，老父亲的人生走过了七十二个春秋，大姐要在大年初四约请亲朋好友去本主庙磕头祈福，女儿也穿上了绣有“踩小人”字样的红袜子。在老家，过完年，到了本命年的人们都要做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，或拜佛祈福，或捐修庙宇，或修桥补路，希望通过做一些善事化解本命年可能带来的种种不顺。

过年也是新春，不仅是本命年，在家乡，人人都在这个时日做一些总结和打算。“凡事要忍，谨言慎行。”在家乡人的劝诫之言上，我给女儿，也给自己加上了“认真工作，与人为善”八个字。对于这种特殊的年味，我想守住为人行事的基本底线，才能守得住它。

大吉大利 苏 毓 作

喜迎新春 熊建平 作

鸡年的期待

□ 周学朝

披一身晶莹洁净的雪花，满载腊梅屡屡浮动的暗香，鸡年从猴年的末尾踏歌欢乐而来。

过年，是一种幸福的表情，更是一种乐于分享幸福的感悟。撕去猴年的旧历，飘落在人生光阴的驿站，轻盈如蝶，欢畅迎接鸡年的如期而至。乡村大小集市上的春联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贴满了“中国红”的梦想，一个个大大的福字，写满了农家的热闹和喜悦。

我站在辞旧迎新的十字路口，沐浴着明媚的春光，承载着实现梦想的东风，思绪万千，心潮涌动。

如今又站在新的起点，往往伴随着小小的心愿，鸡年的到来，我的心中已萌发了许多期望，只为猴年许多未能如愿以偿的想法，或是没有能够随身带走的那点遗留在路边的幸福……

其实，我对幸福的理解很简单，一杯淡茶，一盏孤灯，一杆闲笔，或是一台廉价电脑，这是我曾经作为一名自由写作者的幸福。如今简单依然，走在街上的普通人群里，我能像他们一样自然幸福；更是在乡间农家篱笆墙下采访到一件件的快乐喜事就够了。所以鸡年，我希望自己像清洁的流水融入涓涓不息的群众生活，用亲戚朋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唤起人生匆匆流逝的光阴。在我的心里，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只有今日努力播种“希望”，明天才有收获“幸福”和乐于分享“幸福”的保障。

在鸡年里，我希望，一切悲观者和怯弱者都退却，一切惆怅者的叹息和狂妄骄横的胡言乱语都消失殆尽，让一切追求者的探索、一切希望者的寄托、一切耕耘者的收获、一切奋斗者的努力，取而代之；让老百姓圆满富足的日子沿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延伸！

在鸡年里，我希望自己的心态正常安静祥和，每日能淡泊世事，廉洁自律，诚实守信，与别人建立友爱关系，栽花种草，白天能在优美的环境里自如沐浴灿烂的阳光，时时都能自在呼吸新鲜的空气；夜晚能在灯下手持狼毫，或在电脑前的键盘上敲打自己喜欢的文字，伴随着浓浓的墨香入梦。

在鸡年里，我希望能给心爱的人过一个幸福难忘的生日。因为种种原因，每一年的这一天我们往往只是在奔波之中分享遗憾，根本就没有时间过一次真正意义的生日。我希望，鸡年的生日能陪在你身边，能亲眼看你吹灭生日的蜡烛，能用心倾听你许的愿，祝福我们熟透的爱情——白头偕老。

在鸡年里，我希望各个家庭的人们身体健康，尊老爱幼，和睦相处。希望承担家庭重担的爸爸妈妈们能从容地卸下生活的重担，不用再为老小操碎太多的心。我更希望每个家庭都能一直流淌着相濡以沫、相互温暖的爱心。

古诗词角

卜算子·咏新春

□ 邱鑫臣

鸡鸣朝春晓，
满园春色娇。
雀跃堂前咏新春，
梅花展姿俏。

姿俏不争艳，
祝福祖国好。
待到中华复兴时，
炎黄儿女骄。

霞鸥共舞韵无穷

□ 赵守值

洱海云帆荡悠悠，
红男绿女结伴游。
小普陀迎五洲客，
赤文岛下泊行舟。
金花渔歌游人醉，
霞鸥共舞韵无穷。

忆旧感怀

□ 郑宏鑫

岁月沧桑逐逝波，
每叹韶华恨蹉跎。
当年蓬屋育子弟，
陋室栖身任风搓。
稼穑艰辛共勉励，
教学技艺互切磋。
野蔬充膳油盐少，
历经苦寒磨难多。
胸中装有大世界，
再多苦累也执着。

游江风寺

□ 黄锡揆

峡口风声昼夜闻，
江风寺貌焕然新。
一河碧水争发电，
两岸青山竞入云。
蜀汉生擒孟获处，
李唐败衄士兵魂。
天生桥上龙钟客，
独立斜阳悼古人。

洱源梨园新貌

□ 宋炳龙

四面青山映雪花，
新修客舍弥朝霞。
香云浮动村间绕，
紫燕归来不见家。

年 货

□ 尹祖泽

要过年了，“年货”这个词浮现在我脑海中，心自然是颤动，泛起涟漪，我不由回想起小时候母亲背回年货，一样样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情景。

大年三十的早上，天还黑黢黢，母亲和二婶就打着火把上街买年货了。年三十的街赶得早，四邻八乡的当家人兴冲冲涌入小镇，把狭窄的街都要挤破了。大家急着办年货回去，人人脚下生风，追赶着一年里最后的一天。

太阳升起一竹竿高时，母亲背回一箩年货。当她气喘吁吁地把背箩一放下，我们姐弟俩就围拢背箩你动我翻争着看母亲办回来的年货。这可急坏了母亲，她呵斥着拉开我们，平息了混乱的场面。

母亲把年货一样样拿出来给我们看：年画四张。大门一张是门神；堂屋门一张是白胡子老寿仙，撑手杖持蟠桃，笑眯眯地与捧“如意”的两个娃娃话语；厨房门一张是“聚宝盆”的画；厢房门一张是一个穿红肚兜的胖娃娃骑红鲤鱼遨游大海，龙门隐约现。喜鹊登枝和“倒福”字的剪纸贴木格窗户。红底黑字的春联一共四副。四副春联以不同内容各显其色。年画和春联一经贴上，春色喜气就溢满农家小院了。鞭炮四挂。四挂鞭炮在不同的时辰燃放。过年了，四响鸣春，除旧迎新，热热闹闹的，图个吉利。

四条一样大小的鲫鱼。乡音把“鲫”念作“吉”，取其吉利吉祥之意，再者就是“年年有余”之说。

箩底是一层鲜嫩的松毛。母亲吩咐我们把松毛均匀地撒在堂屋里。堂屋铺上了一层“绿地毯”，清香味飘溢，春意满堂。堂屋铺松毛意即青（轻）松过新年。

我拿起母亲抬回的那根直溜溜的甘蔗要掰吃，母亲不允。“甘蔗是甜蜜之物，用来抵门是寓意来年生活如甘蔗般甜蜜，好日子节节高。”母亲向我解释。

其实，我们姐弟俩最在意的是母亲分发的东西。

“喏，这是你的，可不要炸着手。”母亲把一包散爆竹和几本小人书递给我。姐姐的那一份是女孩子用的东西：几股红绿绸条，一个粉红色的蝴蝶发夹，一扎橡皮筋，一块花手帕。我们拿着母亲分发的东西高高兴兴地玩去了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又逢过年要买年货了，我自然而然想念起去世多年的母亲，她分发年货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乡愁大理

故乡的年猪

□ 高 文

每年冬天，在我的老家，等天冷得地里的水都结冰的时候，山里的人家就开始杀年猪了。

秋收过后，在我的山村，家家的玉米棒子挂满了屋，装满了仓，春下来的玉米面把自家猪喂得膘肥膘肥的。冬天，各种农事已经基本结束了，一年的柴火已经备充足，家家户户的猪肥得都站不起来了，只等杀完年猪就可以过个美满幸福的年了。

小时候，我的老家有个习惯，就是全村几百户人家要在同一天杀年猪。当然，这天得是村上老人选的一个好日子。等到了杀猪的日子，家里人老早就起来，忙着烧两三锅开水等着帮忙人到来，大约八九点钟，人差不多来齐了，抽袋烟就开始动手。农村的老少爷们儿干活手脚麻利，几声猪叫，大肥猪就被从猪圈里拖了出来，捆得结结实实地放倒在地上，随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这天，山村俨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，全村的猪都在嗷嗷叫。自家的猪，主人是不能自己杀的，因为一年喂下来有了感情，这时邻近的几户人家得相互帮忙，然后回去各收拾各的。那时，哪家都有一两个劳动力，加上老人、妇女，一天收拾两三头猪也不在话下。一头僵硬的猪躺在地上后，女人便提来滚烫的开水，男人则开始烫毛、刮毛，刮得差不多就用准备好的松毛或稻草烧，然后用水冲洗，只见刚才还黑不溜秋的猪瞬间就变成了金黄金黄的，最后被抬到桌上开膛破肚，大卸几块。

当然这天最高兴的还是家里的小孩，大人们在忙碌之余也不忘割一大块瘦肉抹上盐巴丢在火中，让小孩子烧吃。小时候，家里杀年猪了，我也争着帮大人们提水、搬桌子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但是印象中最深刻的还是炭火中烤肉，“滋滋”地响，馋得我直咽口水。咬一口，满嘴都是香香的味道。

这天，再忙碌的乡亲们也不忘了挤出点时间相互走动一下。在走动之间、议论之余，人们的眼中透出的是幸福的目光。晚上，老老少少围在一大桌全猪宴周围，说说笑笑，过去一年的疲惫在今天都成为了往事。

其实农村的生活图的就是实在，人们看重的是犹如大山一样的朴实、厚道，而不是虚假、伪善的东西。试想一下，同一天杀年猪，忙是忙了些，可就省去了请来送去，免去了世俗的套。一年到头，各忙各的一份儿事去，自然在我的父老乡亲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杀年猪是我老家的一种风俗，是邻里亲情交往的重要手段。如今年猪饭也成了一种乡愁，杀年猪了，年的脚步近了，游子心中的年味浓了。杀年猪、吃年猪饭，吃在嘴里的是幸福的味道，抹不去的是满满的乡愁。

小说连载

野鸡坪的狐狸 ③

□ 杨保中

2.黑泥儿的嘴唇灰白干裂

俏狐狸悄悄隐没到夜幕中去，心口隐隐作痛的感觉稍稍减缓。它在那户人家的围墙外，听到了黑泥儿哀伤的嚎叫声。小家伙显然哭过一天一夜，声音沙哑气息如丝。俏狐狸没爬树翻墙的本事，对困在里面的小家伙爱莫能助。它绕着围墙转了一圈，发现那户人家牲畜进出的后门并不牢实，想试着撞破后门，却又害怕发出声音被发现。低头观察许久，之后有了重大的发现：后门木板单薄，早被企图破门而出的猪咬烂了一个洞，主人家虽然拿木板把那个洞重新钉上，但在猪们毫不松懈的攻势下，那块木板并不牢固。俏狐狸尝试着伸长尖嘴巴用力拱动，几经努力门拱开了一条缝，它便轻松地从门洞里挤了进去。

“呦呦……”

听到门板的摇动声，黑泥儿晓得妈妈来了。

它立起身子，兴高采烈地跑向妈妈，妈妈也喜不自禁地摇头摆尾迎向它。不料，“哗啦”声响起，黑泥儿被狠狠地扯了回去，一根白晃晃的粗铁链条拴住了它，铁链条拴在那根飘荡着刚狐狸皮套统的木柱上。俏狐狸的眼泪“刷”一声流下来了，来不及亲吻自己的孩子，立即向那根白晃晃的铁链条发起攻击。

“呦呦……”

俏狐狸张嘴，一阵猛咬，却不料铁链太硬太滑，硬得每一嘴咬下去，大脑便疼得一阵发昏。然而，俏狐狸豁出去了，又一阵狠咬狠扯，只疼得“呜嗷”一声尖叫，一粒门牙“叭”掉下来了。黑泥儿呜咽着不停地用嘴蹭妈妈的嘴巴，它告诉妈妈，这一招它早试过了不行。两只狐狸头蹭头脸蹭脸，呜呜地哭泣起来。

不敢放大声，怕惊动了屋子的主人，怕惊动了主人家的狗，一阵伤心过后，俏狐狸母子俩偎依着趴了下去。

这个时间过不了多久，天亮了，主人家的屋里有了动静：主人起床的声音，大人小孩互相呼唤的亲切的声音，以及厨房里厨具的碰撞声……接着便是主人家里到处飘散的香喷喷的食物气味了。很显然，这是一户殷实的农户，他们家的小日子不错，狐狸母子都闻到了四处弥漫的喷香的鸡蛋和牛奶的气味了。两只狐狸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。黑泥儿被抓后直到现在水米未进，俏狐狸因家破人亡伤心欲绝，都一直忘记进食了，如今，主人家的食物香味刺激着它们的肠胃，两只狐狸的肚子这才咕咕地叫起来了。

“呦呦……”

黑泥儿拱了一下俏狐狸的嘴巴。

小狐狸曾经肥嘟嘟的黑亮嘴唇，如今灰白干裂少有弹性，触动得俏狐狸一阵心疼。小狐狸狠劲儿拱动俏狐狸的嘴巴，说它很饿了，很想吃。俏狐狸低首用柔软的脖子，摩挲黑泥儿的脖子，它受不了黑泥儿的轻柔的索要，想以轻柔的方式制止小狐狸对食物的渴望。然而，这又怎么办得到呢？黑泥儿从妈妈弯曲的脖子下抽出了自己的尖嘴，再次将干枯的薄薄的嘴唇，贴到妈妈的嘴巴上。俏狐狸呢喃一声，悄悄地站了起来。

这个时候，主人家的大门吱呀开启，蹦蹦跳跳的小孩子背着书包，欢快地和爸爸妈妈告别上学校去了。俏狐狸于这人间温馨嘈杂的声音中，悄然夹着尾巴，再度从主人家后门门洞中溜了出去。

阳光曦微，晨光中野鸡坪的孩童，如一只只欢快的小狐狸，蹦跶着从俏狐狸的身边消失。俏狐狸眯缝眼睛，小心地避开阳光，把长长的蓬松的尾巴放得低低的，生怕因阳光的照耀暴露了行踪。它是一只狐狸，狐狸在人的面前只能夹起尾巴，丝毫不敢半点张扬。还好，野鸡坪的田埂都是它极熟悉的，野鸡坪的小孩还熙熙攘攘涌动在通往学校的小道上时，俏狐狸闪身进入田野中了。

野鸡坪的小春长势良好。

麦苗绿汪汪的，豆苗虽然还很矮，香气却挡不住地飘荡开来了。蚕豆开花比小麦早，香喷喷的蚕豆花，早早儿把野鸡坪丰收的喜悦传播开来。俏狐狸找了一块稀疏的蚕豆田，匍匐身子趴了下去。这是一块因灌溉不到位，长势不好的庄稼地。灌溉不到位大概有两种情况，一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，水引不过来。二是这几年云南干旱，水渠修得再好也没有水。野鸡坪属于前一种情况，山脚下的小村因为森林尚在，水源不至于干涸。

俏狐狸蹲伏身子，很快地它便听到了“吱吱”的老鼠叫声。

（未完待续）